

國
朝
詩
鐸

國朝詩鐸卷三

錢唐張應昌仲甫選輯

漕船

漕船行

朱彝尊

國家歲轉漕每船六百石官船計所儲爲斛千二百其
初由海運險越虎蛟脊波濤恆簸蕩日月互跳躑所以
造舟時不復算尋尺入明改從河水次盡置驛不見真
州估浮江販豆麥縮之僅得半滿載未爲窄安用萬斛
寬邪許百夫役過牖逆上魚迎風退飛鷁臘開徂暑到
久而蟲鼠昨惟以便輓丁夫婦得汎宅南去挾泉絲北

來收果核誰爲迂緩圖因循匪朝夕吾聞琴瑟做絃者
必更易國計在鼎司何時建良策

漕船行

尤侗

五日過一閘十日過一關問君濡滯何爲爾積水以待
漕船還漕船峩峩排空來影搖白虹聲如雷官船逡巡
不敢進客船急向兩崖開昔年曾見漕船上今年又遇
漕船迴漕船回時猶自可漕船上時驚殺我會河水淺
青草生日燒三伏紅于火閘門高閉漚潺潺篙師繫纜
垂頭坐坐等漕船聞始開舳艫互塞中流柁其船重大
皆千鈞淮鹽蘇酒多包裹睥睨權司不敢呵鞭撻划工

無處躲使氣便說有漕規一呼羣起無不爲茶梁木筏
隨汝取米市魚牙受汝虧衆船亦羨漕船樂不惟醉飽
且施威默思朝廷養此物轉餉本供軍國乏今費一石
致一斗國用日虛民日竭運弁如狐軍如虎下倉講兌
氣莽鹵踢斛淋尖頤指間立破中人千百戶縣官難與
伍長爭欲爭反愁漕使怒卽今吳中穀價賤意欲折乾
甯論估索錢不畱雞犬存缺米但云鼠雀蠹腐爛漂沒
亦不憂敲扑糧長仍賠補嗚呼小民如此困催科一歲
租入有幾何耕田輸賦豈敢少奈供此曹魚肉多君不
見武侯治蜀屯田平木牛流馬眞良圖

紅剝船行

天津以北水趨大海故上流易淤漕船有阻淺之患設紅剝船以供轉運其來

舊矣船六百艘出自遼州永清等六州縣其地旗民雜處紅剝獨用民力及起剝時漕船又受紅剝需索似乎兩困然天下事有宜已不可已者此類是也歲壬子余督榷斯土目擊情形賦

詩以告
守土者

勞之辨

東南輓粟來京國萬廩千箱供玉食今歲官租隔歲裝
弁丁道遠疲筋力長年三老歷風霜銜尾巖程無暫息
行盡黃河與運河河西套子行不得船沈沙淤不利牽
大船重運分小船官家有船號紅剝更番接濟往來數
按畝抽僉奉有司呼名點驗由關權昨夜青蘋吹綠波
頂凌船過春流濁帆桅簾纜一不齊爾曹安得辨鞭扑

船頭長跪諸父老。只怨東皇開凍早。今歲賣田來買船。
明年田盡船誰保。急公且濟本年漕。使君何事督堅好。
我聞此語怒焉憂。官差民累無少休。十家產破難辭役。
數頃田荒仍駕舟。嗷嗷眼盼南船抵。百計攫金還盜米。
少婦撐篙狎浪頭。衰翁捩舵藏艙底。世路風波小加大。
大船俛首愁無奈。回思冬兌臨江濟。悍卒驕丁猛於虎。
巧立因公貼白鏹。誅求加耗防紅腐。莫言人事無循環。
到此也歌行路難。君不見田家作苦胼胝力。官糧未了
私先竭。軍剝民兮船剝船。一絲一粒皆膏血。

民船運

沈德潛

天旱河流乾糧船難運行官府日捉船挽漕輸神京虎
吏奉符帖遠近皆震驚商船斂錢送放之匿郊坰民船
空兩手點之充官丁大船幾百斛中船百斛盈江千集
萬艘一一標旗旌五月發京口六月停淮城七月下黃
流八月指濟甯口糧半中飽枵腹難支撐黠者盜糧粒
愚者時呼庚太倉急轉輸王事有期程運官肆撈笞牛
羊役窮氓夜月照黃蘆白浪聞哭聲願汝停哭聲努力
事遠征大農有賢者惠汝如孩嬰

糧艘

少讀曝書亭集糧艘詩謂舟大費浩而運過
重困丁力宜撤而小之心疑其說嘗舉以詢

清江楊勤恪公大以爲不然指畫事體達於政
宜於民方知書生之見隘矣公總漕十有五年

七省舟楫之民言之泣下牖
行日觸億遺語因撰括成詩

彭元瑞

令甲凡漕舟舟載七百石所受未及半枵然尙餘力或
言元海運道易舟未易官有歲修費水有地形格夫有
千指勞軍有終歲役何如隤其規取足容正額章句紙
上談老成胸中畫由來國家事體大物不迫始謀僅麤
給末路更蹙偏轉漕連七省營造如一式或亂江漢流
或浮彭蠡澤敢以天庾供輕涉波臣國歲葺政之經官
帑豈靳惜彼苟有所利不辭稍附益材大用可久質薄
朽必亟胡爲憚補苴而乃勇變革平江達通路數千里
南北置牖時蓄縮設夫日爬剔都爲運道謀行旅蒙其

德苟爲易浮送漸恐成淤塞牽挽集百夫其面有菜色
惰民不耕稼貧人雜盜賊千舟十萬衆仰此以衣食一
朝忽奪之誰歟非黔赤荆襄伐竹木三吳出布帛西江
擅陶埏兩浙供蠶織微或販酒醯下至羅履屐日用飲
食間爲物頗繁躋商固便附載軍亦資僦直懋遷有無
通彼此均樂得屯田業久虛僉運費孔劇一物不能容
終歲何所獲市冷物價昂運艱商利窄豈惟軍告病四
民被其厄變法匪易易利害必什伯大官愧媿媿督儒
流尅覈指掌言亶亶傾耳心脉脉事往一日夢人遙九
原隔安得如斯人盡布中外職

漕船牽夫行

胡敬

長河東洋波滔滔下游直上千浬艘滿深波急不受篙
趨行箇箇長繩操高岸躍上如飛猱萬鈞首戴重六轆
欲進不得聲瞖瞖十百俯仰同桔槔我不見首惟見尻
首俯益下尻益高天寒雨溼風颼颼入夜尙爾聞呼號
手龜足藟膚無毛中途求息哀其曹受代不啻鷹脫條
疇助爾力分爾勞韃驢船唇安置牢旋轉有若縲車縲
船中官人獸錦袍臨風外被裘復陶指願叱咤何籟豪
三甲五令鼓伐馨鞭笞橫加難祥逃豈不念爾徒目蒿
天庾鄭重法敢撓性命似此真秋毫呼嗟粒粟皆脂膏

倉中鼠慎毋貪饕

糧船行

姚燾

糧船洶如虎估船避如鼠糧船水夫纏青巾上灘下灘
挽長繩十五五無畱停估船不敢鳴鑼聲催糧吏官
坐當渡阜隸揮鞭趨行路趨爾今朝入關去估船偶觸
糧船旁旗丁一怒估船慌蠻拳如斗烏能當願輸燭酒
雞鳴羊廟中罰祭金龍王

觀船艘過關

鄒在衡

國家制漕船每額入百石中倉計所儲爲斛千六百源
黃三百里始自前明日專責立官吏沿隄置郵驛迤從

淮徐來直到長蘆入千閘嚴啟閉三壩慎宣塞但圖轉
運功似礙防河策漕船造作異高大過屋脊一船萬斛
重百夫不得拽上閘登嶺難下閘流矢急頭工與水手
十人有定額到此更不動乃役民夫力鳴鉦集酋豪紛
紛按部立短繩齊稅臂繞向繳輪密邪許萬口呼共拽
一繩直死力各掙前前起或後跌設或一觸時倒若退
飛鷁再拽愈難動勢拗水更逆大官傳令來催償有限
刻閘吏奉令行鞭棒亂敲擊可憐此民苦力盡骨復折
辛苦拽一船未必多錢給聊爲救飢寒強如忍餓卒伊
彼諸旗丁夫婦安泛宅大艙附商旅低艖屯貨物臘開

夏盡到米半蟲鼠囓肆意自偷賣罔慮數額缺欺朦有
司察將米以水潑暑濕互熏蒸變爲霉爛白運弁代之
請妄冀邀恩豁不知 天庾供 國家有定則念彼東
南民服疇力稼穡于以貢 神倉于以奉 玉食乃在
受兌初耗羨苦逼勒及至正供中又敢巧侵蝕更有管
師輩作爲不可詰好勇而鬪狠衣革而弄鐵及早爲稽
查有犯治不貸庶幾消禍源無徒事姑息凡事至做壞
補救當亟亟方今 聖天子殷念漕運切何以戢私侵
而兼省民力上紓 聖主憂亥將 國帑惜

剝船行

此直隸漕挽剝船而江楚委丞倅代造者人謂之優差計利未籌害也余奉差作此

馮詢

萬夫邪許挽不得粟米之征窮力役十年一發水衡錢

五年小修詔令江楚爲剝船制度煌煌頒部冊銖黍無

差重周尺異哉一紙公檄來吏胥工匠歡如雷斤斧一

聲轟伐木陡看奔走人烟簇一船欲活千百家竊恐沾

濡膏不足驗船有吏威權望見津門齊駐槳船到羣

呼役奏功憂疑誰識都船長我聞唐時劉晏善造船五

百緡必給以千成大事不惜小費值有餘羨工精堅又

聞宋時呂相善馭役篙人楫師許貿易至清之水愁無

魚少販償勞何足責朝廷惠澤豈不深賤役亦懸君相

心萬民脂血一人慮國帑忍付波浮沈低首殷勤語三
老戒爾篙工毋逞巧吁嗟漏船如漏卮決裂從來在中
飽

海運

海運四事詩

海運非不可行當道者過之使不得
行有四事焉作詩以告欲行海運者

齊彥槐

增腳價

民愁腳價貴官愁腳價賤腳價本不昂官能使之變我
昨到上海塵間訪已徧關石每一石市錢一兩半石則
二石五錢則六三串約爲錢二百倉石每石算朝來市

人喧或愕或笑訕官定銀七錢豈畏沙船散我聞初不信急入辨且諫市中無此價底事平空判豈以觀察明而受吏者騙豈以觀察廉而收商賈羨市價米萬石爲錢四千貫九之三千六爲錢與銀換今米百萬石需銀七十萬更有他費溢司農得無患商情固宜卹國帑何可濫况有制撫藩何能遂專斷觀察怫然怒幾欲唾客面及見我言直斂容畱我飯我出未移時榜已掛海岸船商處處歌豆賈家家歎二蟲亦何知觀察有高見此價報 朝廷海運將不辦

減沙船

朝廷慮船少官乃慮船多設爲巨艦則執柯以伐柯初定

輪口橫滿九尺者封不及則放後見九尺者多則又改爲橫滿一丈者封不及則放魚非鯤與鯨

縱之逝江河觀察非不明知一未知他馬八尺曰龍豈無千里驟蜀駒小而駿遠勝老橐駝沙船有三等小者形如梭貨遷止奈山固不足網羅自中等以上皆向重洋過關東往來數必能習風波船船有符契取驗無差訛但求新且堅何必碩而邁觀察曰否否大者乎不頗運糧重大事奚取乎么麼詎知吏胥輩丈尺不同科往往捉鰕蝦而反遺蛟鼉觀察察不察腹心託羣魔詎白于中丞中丞謂我苟予手無斧斤將若龜山何

限米石

沙船赴關東運載豆與麥關斛一千擔尙未盡船力關
斛折倉斛二千五百石米重七折載亦可千八百其間
有中號再以七乘積千二百有奇盡船皆載得以此爲
船率集得船千隻二百四十萬兩運恢可適南糧除江浙
約二百三十萬有奇三月自南開四月早到北五月帶豆回六

月又挂席受兌無稽畱交卸勿苛刻飄然一葉舟疾比
雙飛翼今船放者半載又虛半額大號沙船限載六百石中號限載四百石

楚豫米將至何以塞鉅賁大木斲小之茲意殊難測

索麻袋

沙船運者豆從來不用袋漕艘運者米亦復無袋載白糧避塵沙入袋便負戴登舟袋仍去散以貯艙內米久必蒸熟蒸熟米色晦散貯濕浮面全艙固無礙袋盛氣以閉壞則全袋壞海運不憂熱何苦速之敗觀察曰否否括囊慎不害嚴密免攙雜囹圄易交代若爲攙雜防大海無泥塊若爲交代慮曷不釘艙蓋麻袋出浙東三錢買一對一石一袋盛爲費毋乃大歲出况無多僅足供繫粹糙糧若盡用欲買無處賣

麻袋惟白糧用之江蘇白糧六萬九千二百

上五石浙江白糧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石每歲所出僅敷此數尚須早備今倉卒間欲覓二百四十萬袋何可得

耶問官云必須問商曰可廢天下本無事擾之自愚

昧

海運四詩寄潘吾亭觀察

海運既定予將辭歸有數事萬難已於言者不

敢以身在局外而不爲當道告也

又

海船名號多揀擇毋草草浙船謂之蛋閩船謂之鳥其
船往北稀不熟北洋道又未審來歷難於責人保無如
用沙船沙船最堅好身家既殷實海線復通曉所愁胥
役輩賣放弄奸巧合用不合用辨之更宜早船重人必
多船輕人必少駕船間幾人可知船大小船舊人所憎
船新人所寶出洋間幾次可知船壯老遣吏執丈量巨
細或顛倒而况完與做益復難稽考縣符關上契不可

以偽造人數及次數取驗已了了運用一心妙遠勝雙

昨瞭何必委多員日逐吏胥擾

沙船者航水手人數有縣牌可稽受載多者人

數必不能少大約十人以上皆寬大之船再驗

照往來關東攬載不絕者其船必堅固可用

易道窮則變惟變是以通漕事至今日竭蹶可謂窮旗

了索津貼歲歲求增豐子衿索漕規攫奪矜豪雄雖有

清慎官悉索何由供浮收更勒折只是苦貧農今旣行

海運運丁索無從謂可收清漕一靖刁惡風奈何斂幫

費仍與河運同沙船本無幫幫費名爲空 朝廷恤旗

丁挽運若僱傭貼贈有銀米幾抵腳價中行糧全不支

月糧半可充以漕而辦漕籌畫殊從容

戶部則例各處有隨漕徵收貼

徵銀米以爲運丁長途挽運盤駁之需蘇松根道所屬
每米一石徵銀一錢米五升謂之漕贈浙江根道所屬
每石徵銀三錢四分七釐謂之漕截又旗丁停運之年
行糧不支月糧支半上海沙船水脚中價每石不過四
錢以貼贈銀米及全數行糧一半月糧併算抵之已足也幫費本私物大吏當如鑿
竟下符牒徵從此變爲公恐丁益無忌索之復且重州
縣收愈浮藉口誰能封省此數萬帑國家亦何庸惜
傷國體多使我心忡忡

國家開海禁百四十餘年船商自祖父出海以貿遷世
受休養恩子孫足圍田報效其本懷踴躍咸爭先祗因
米無耗畏累不敢前奈何棄弗用而用網划船茲船何
自來作寇從蔡牽殲魁宥餘黨戶籍甯波編捕魚以爲

業出沒蛟虬淵曩禁涉江南案牘今在焉其船本不大
船材更非堅欲借挽運勞溷入上海廛北洋本無盜萬
里靖風煙航海盡人諳何勞使張瑄狼子野心在安得
信萬全况此大闖闖百貨來如填揖盜而開門恐難高
枕眠諸公或未知不然豈非顛毋聽吏胥語若輩惟識
錢沙船以無耗米懼到津蝕耗無米可賄堅不肯承浙
之編划船遂乘間請運網划船者蔡牽餘黨今編人
甯波漁戶常借來江南沙船受其害費文恪公督江南
時奏禁不許進江南口今賄通縣吏改變名號欲借挽
運以弛其禁其實船小而敵不堪受載守令不察
竟允其請幸予訪得其實言于方伯乃止不行

昨日商船來見我紛涕泣不爲腳價減只爲耗米失人
言河運遲不似海運疾遲則耗難無疾則耗不必豈知

海風大更比河風急河風吹一旬海風吹一日風能乾
萬物况米本帶溼長風萬里扇那得十還十錢少猶可
借米缺無處出一舉可傾家何能不戰慄我與船商語
公等勿煩鬱觀察如父兄當有幹全術丁船官所造丁
食官中食隨船尙予耗一斗五升實初議較軍船已減
三之一一斗若不加何以爲商恤盍往見制府面爲船
商乞旗丁隨船正兌耗米每石一斗五升始議章程以
海運爲期較速折耗必無多減去五升每石給耗
米一斗是較軍船
三分中損一也

道光丙戌二月朔海運初發同潘吾亭宋小嵐兩
觀察額華農陳芝楣兩太守許仲容王希伯兩大

令赴吳淞口致告海神登礮臺作陶樹

昔聞觀水必觀瀾吉禱今來得大觀萬舳寶沙通轉運

臺外有復寶沙同環二十餘里各船從此出洋九重玉食念艱難煙開島豁

黃龍遠潮滿神停白馬看指點扶桑雲五色日邊好路

近長安

經營焉敢避迂疎天府由來重積儲碣石舊程修禹貢

禹貢夾右碣石為海運之始海濱新鹵闢河渠元初張瑄朱清海運由劉河口轉海門之

廖角沙沿嶼北上其後殷明畧開新道較近由劉河至崇明之三沙放洋明代王宗沐等由滬河口至鷹遊門

轉運膠萊沈廷揚由黃河口出洋趨成山今俱沙壅難

行本年出吳淞口至十墩放洋為從來運糧未經之道
梯航遠道歸中極溟澥多年莫左間香火乍收旗欲轉

不驚鈴語送吹噓

是日竝飛風神

兩載茨防

諭旨宣疏盈未許滯紅鮮

各省議折漕停通奉旨不允

搬倉劉晏原中策

上年議請海河竝運照唐代轉運作搬倉法於清浦置倉以備緩急

揖商巖有大賢

海運之議發於英煦齋協揆曹儷笙相國文秋潭太宰玉研農司馬王省齋尙

書而蔣礪堂相國尤屢荷札商

路認登瀛多伴侶

吾亭諸公皆詞館舊雨

地非橫

海試樓船同舟倍切同寅誼郭李人曾望若仙

本年辦理海運

琦靜庵總攬全綱穆鶴舫陳心畬多所籌酌賀藕耕及同事諸君力肩重任俞陶泉李葛峯兩司馬司局務彈

壓則提督王竹亭總戎曹濟川副將裴古愚也

申浦重來策騎從望洋鎮日話從容脂膏每惜東南竭

杼軸仍勞大小供

帝軫閭閻紆穗結

以民力拮据帶徵者遞緩又被

水後米質多雜請嗣後
紅袖並納均蒙報可

海浮天地識朝宗
吾儕忝竊多

民力敬告羣僚矣協恭

婁江馬頭行

元海運泊舟於此貢船蕃
船亦集焉謂之六國馬頭

蕭掄

婁江馬頭枕江水潮落潮生長
沙觜舴艋瓜皮有徑通
樓船蕃舶無人議
居人指點說元朝
轉餉雲帆此候潮
春風吹綠橋頭樹
曾繫千舟與萬艘
泊處江爲隘
海天如鏡雲如畫
長鯨吹浪不敢驕
賽罷天吳一帆掛
牙檣錦纜奏笙竽
萬戶威權佩虎符
英蕩私函通六國
值金名紙重三吳

朱清事
見邑志

鳥言卉服來重譯
異物奇珍

載盈船海人三尺立瑤階蛟蜃兼斤登綺席此時邑里
盡豪雄雅慕江南四姓風畫閣紅亭江水上珠歌翠舞
妓樓中風流歌舞賓朋盛擘牋賭句誇遊勝鐵厓詩老
最知名竹枝水調傳新詠一自前朝此制停繁華如夢
有時醒漸看烟火居民少况復滄桑時代更聞說漕河
費疏鑿放洋故道猶如昨莫笑朱張無賴兒一代輸將
利原博當今 天子念倉儲 詔下羣公議轉輸誰似
伯顏持大計免憂黃水決淮徐馬頭父老分明記當日
星槎有十利舳艫漫想覓封侯

明初朱壽封舳艫侯

一篇且上瓊

山議

掄又有詠古詩明開會通河一首論海運之便見政術門

錢法

鑄錢行

謝啟昆

山出銅祀太公民盜鑄錢神怒權其子母得其平法在
銅重而鉛輕小錢不禁自不行市肆無擾民無爭君不
見錢唐有浦號錢清

擔炭行

褚廷璋

路入睢水關巒岷通一綫詰曲遇來人背挑無非炭斑
白亦負戴單衣纜至駭任重杖乃興淡髓皆流汗滿面
烟火色十指黑如澱問翁炭何爲答言衣食衙關內有
黃廠記里三舍半山高多杼櫟伐薪利用煨其地鮮稻

杭斗粟百斤換炭賣既易錢錢復易米驟以此老筋骨
顧口復顧脊豈無高岸阬屢躓脛輒斷豈無蛇虎傷見
則奉頭竄隆冬雪霜天努力尤不倦豈不畏飢寒但憂
炭值賤去年成都府錢小不堪貫私鑄塞其間甚爲民
不便大吏聞當寧行文各州縣盡繳青蝦蟆洪鑪重鼓
煽開局摩訶池催炭急于箭睢水炭所出奉令孰敢謾
老少俱供役牽挽走山棧十日一往還得鏤甫一串燒
木罄南山尚不輸鎔鍊公鑄私又攬新錢舊復揀今年
府東南民好又改變只用辨子錢一槩斥爲贗官禁抗
不從那復懼鼎輟漸至錢不行貿易只米麪以此代憂

天常抱杞人患斑白何足惜疲癯亦已慣今年復來年
聊借炭爲麥但使不擇錢溝壑填不怨

銀錢行

李黼平

扶胥之南諸島環識水驗風來欸關獨橋銜尾帶三木

獨橋三木皆船名

象犀璜瑁堆邱山淹留頗市中國物厥錢稱

載形模圖文爲王面巧雕飾睥眦黔首兼臬矚流行初
許交廣地懷挾漸出荆吳間禹湯鑄幣救旱澇周齊立
法輪鄜闕何來燒銀似安息百貨準以論鈞緩重輕有
常價無定况雜鉛錫欺人寰滇銅十萬罷開局忍令厥
柄操南蠻竊聞去年啞啞至盈倉泉刀 詔擲還鮫人

淚垂龍伯恐不寶異物銷邪姦茲邦近煩 宵旰慮看

陳市舶 天開顏

當十錢

高望曾

銅山不可采泉源亦已竭 朝廷有事用孔亟籌餉賑
饑日益絀變計乃以一當十小錢重一錢大錢四錢四
國家設法在利民五銖特仿漢時制大錢二小錢入並
行原以杜奸猾小錢四大錢一居貨轉以成交易奸徒
逐利隱窺伺作偽紛紛靡底止長官不察弊益熾小錢
日漸少大錢塞關市民間暗耗不勝指米珠薪桂悉由
此吁嗟乎米珠薪桂悉由此

鹽筴

百一 鹽筴篇

沈德潛

海濱斥鹵地煎熬利經商富國兼富民天產逾蠶桑不
知始何人重利輕更張府海殊管仲析利師宏羊正課
日漸增四倍於尋常羨餘三十萬進獻同輸將商竈俱
受困剗內難醫瘡急公鬻家產甚者雇桁楊官征盡織
秒私販走遠方出沒山谷間蔓沿江海旁其始拒捕捉
其後爲探囊我聞有元季嘯聚於淮揚士誠無賴徒驅
迫成陸梁當今盛明世 國憲昭煌煌莠民雖易薙要
須慎周防內本而外末理財有紀綱勿用聚斂臣恐令

利源傷鹽策何足云請陳大學章

私鹽行

查嗣琛

海濱斥鹵舊煮鹽官鹽價貴私鹽廉肩擔老稚有定額
私鹽例三十 禁令特比他條嚴何人妄籌救荒政特示
徇老稚肩免私恩寬厲禁且教國課累商人廣許販夫趨越境初時
三五潛結羣後來千百譁成軍肩摩踵接隘行路船裝
船載迷通津五日往還十倍利百金立可千金致不煩
仁政出王朝卻笑權奇皆未技今日開某鎮明日開某
城船頭堆石片船尾標旗槍一夫脫巾萬夫噪白晝殺
掠何縱橫官軍出城復退舍草間求活憐弓兵人多勢

橫火易熾此輩初非有他志君不見張九四

悲竈戶

吳蔚光

竈戶竈戶家海邊搬柴運滷官鹽煎鹽色白厥口積鹽
色青稗頭停鹽色黑且黃摶配自少客入場場中連歲
多苦雨雨多無柴更無滷無柴尙可無滷殺我大信已
過小信來盼到天晴還弗果一竈煎得鹽幾觔一觔賣
得錢幾文糴米煮糜復難飽况復柴荒兼滷少柴荒滷
少口似箝場戶按戶催鹽煎有時旺產走相賀商家早

斷村場課

解州鹽池歌

謝啟昆

解梁之東鹽澤出利賴蒸民富居室縣互百里東西池
海眼通波伏地穴賈瓦赤滷浸山根謂是蚩尤版泉血
我行安邑窺禁門但見顆顆累珠屑旺於春夏縮秋冬
鼓以融風蒸烈日蓄水最忌巫咸侵築隄每防姚暹決
撈丁歲役十萬夫搗花厰堆千頃雪分畦五百別溝塍
配錠三州計斤鎰晉秦豫三省自從虞舜彈薰琴魚鹽之利
竝珍鐵天官政令有職司百事取供無匱竭管仲謀國
山海收劉晏理財轉運設河東巉使始元明 盛世豈
冠簪白筆事簡乃命申丞兼長蘆淮浙豈能匹行商坐
賈日脊疲陸運水程皆肘掣奉行都因俗吏玩催科竟

致正供缺熟引未銷生引滯私鹽轉伸官鹽屈簽差戶
戶避追呼淡食家家愁折閱猗頓俄生懸磬憂牢盆愧
乏點金術 帝曰法久則弊生是宜改絃而易轍 敕
宣大吏疏其源課歸於丁賦無失貨遷但要區封疆呵
禁不煩遣隸卒官無苛政物力蘇地不愛寶土膏溢連
年渠堰少乾澇長垣委積豐比櫛浮言塞外多越侵豈
識 天家示體卹况有修防屬監司更嚴堵禦森法律
耆童負擔荷生全筐篋簿書捐瑣悉 國之大利民共
之推行天下計非拙 帝德如天歌解阜臣心似水矢

清滌

河東大鹽池在解州安邑之間有東池西池均地
立畦分爲五百一十三號課六錠者占一畦十二

錠者倍之築禁垣周二千五百餘堵東西中三門曰禁門治畦者水面鹽花浮上謂之搗花以其必擊搗而後成也不用煎用撈池北有姚退渠爲保障隋姚暹所濬古永豐渠也未定行鹽地日生引已報擊曰熟引文獻通考崇甯元年解州賈瓦修治南北團池沈氏筆談北有巫咸河此水入則鹽不結築大隄以防之口外產蒙古鹽准由黃河運賣或謂鹽歸地丁則蒙古鹽無限制不知未歸以前口內食塞鹽者甚多也山西鹽法大壞簽商則病商加價則病民惟課歸地丁爲不易之良法

捕私船

阮文藻

巡邏緊出梅嶺巡邏寬下萬安萬安私鹽白如霰來從興國論價賤大男小女月幾升生來稀見淮鹽面昨日插羽來官符緝私灘河護寶都宋巡鹽兵名護寶都市猾新充十餘輩遙喝船任順風呼眼生紫稜鬚蝟磔舟人聞聲早

攝魄倒筐傾筭橫索錢我亦當時慘爲客誣指七斤綠
箸包鹽齋得無私滷消竟奉販徒好名色佯瞋佯勸聲
喧呶忽然謝去入輕舸教趁南風早捩舵老翁簸簸淚
交垂何時攫去黃金裏 皇恩減課恤竈丁肩挑易米
許貧民無賴偏稱長布衫長布衫趕船虎皆
鹽場游手混號張口如虎
自昨人此輩弓矢名捉私莫敢誰何反護之獨以客舟
爲魚肉博筵飲酒饒其貲手中惜無鐵蒺藜搥殺鼠子
骨如麩

板浦行

陳文述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五風十雨太平春相逢便覺人情

好君不見揚州自昔稱繁華珠歌翠舞多豪家一朝事
去盡零落炊煙斷續啼寒鴉又不見蘇州往日稱佳麗
花天月地人如意歡娛太過福難消雨暘乖迕成飢歲
此地淮北之鹽場北商習俗同南商南商力竭北商困
商廝橫比鹽梟強五駭十扛皆弊竇積鹽如山少人售
衣袵單薄竈丁寒餅爨空乏場商瘦長沙開府才畧兼
周覽山海哀窮檐掃除積弊用良法改去綱鹽行票鹽
招徠民販如趨市口岸隨人更通利十年積滯一朝通
枯魚窮鳥皆生矣此法真宜久遠行豈知弊在利中生
商工壟斷官漁利換羽移宮任立名鹽廩包垣堆滿路

眞實票商無買處挾貲枉自坐經年人心嗟怨天心怒
杲日藏輝海不潮箕風畢雨失均調池鹽歉產垣鹽少
商窘官愁歎寂寥煮海淮邦原利藪况此池鹽利尤厚
浙鹽昨歲海潮淹天心示警人知否須識天心愛衆生
衆生受福要心平人心但與天心合風自吹嘯日自晴

私鹽歎

宋翔鳳

衡州定食淮南鹽溯洄西上風水兼商人道遠畏折閱
百餘年來轉運絕地鄰郴桂粵鹽賤官鹽不到私鹽遍
祝融峯南千萬家貧民十九無生涯肩擔背負獲倍利
歸來俯仰事皆備商無所虧民有食畱此一孔爲餘地

銀少錢多商自累大府擘畫心俱頓道是衡州引缺銷
督責捕私嚴吏議文官金錢詎敢情弁卒蒙茸不能避
朝來捕得兩筐鹽其後束縛一人至詢之云是清泉民
昨遭大水家逾貧典措零星販鹽賣三旬九食紓吟呻
喻以私鹽犯功令念爾貧愚免考竟階前號痛乃不止
無鹽無食同餓死此時一身空手歸全家總在溝渠裏
堂皇獨坐默無言細思此事豈得已明朝脩贖復上官
獲鹽無人過難諉

新令獲鹽不獲人者文武官俱記大過

官搜鹽

劉嗣綰

江船橫關截樓櫓官來搜鹽擊官鼓搜鹽但恐鹽不多

私鹽搜多官奈何搜鹽奉官官橫絕鹽快相看驚失色
昔年搜鹽鹽快驕今年搜鹽鹽戶逃道逢鹽戶勸勿苦
地不生鹽成樂土。

梟徒橫

屠倬

淮南百萬鹽都向真州掣官引苦滯銷那得梟徒滅梟
徒多如毛淮鹽白于雪梟徒橫莫當百姓不敢說請官
說梟徒梟徒橫何如人言梟徒橫官憫梟徒愚君不見
樸樹灣紗帽洲官兵緝私挨戶搜又不見辰州蠻巴杆
老梟徒性命賤如草爾非生來作梟徒利之所在人必
趨江邊有田爾肯種縣官爲爾捐犁鋤。

官鹽行

吳慈鶴

官鹽如泥直四十私鹽二十翻雪粒官鹽在城不在村
村人買鹽還入城私鹽遠近隨所至夜半爲市常喧爭
錐刀之末愚者趨買貴奔賤愚所愚公家科條固嚴急
蚩氓性命輕錙銖我謂不如弛其禁貿遷往來置勿問
但使關津出榷緡何須淮粵分商運疇歟采風獻 至
尊此事亦足蘇疲民

青鹽歎

周 凱

襄陽鹽分青與白青鹽食一白食百青鹽白淮來自鹽
自潞至地旣殊遠近價亦判賤貴青鹽出官商逆流挽

運苦不易白鹽出私販肩挑背負殊便利私販半是無業民偷權什一救困貧明知犯法干例禁遂有截鹽之徒奪要津雖未白晝敢橫行亦復烏合相鬪爭細民無知狃小利甘食白鹽不食青官商口以弛私販日以起豈無長官事搜捕厥罪未至殺乃止我嘗讀史編每爲長太息劉晏掌牢盆桓寬論鹽鐵上裕府庫財下濟閭閻食就中有富民轉輸得其力我朝立法尤周詳以之利民兼利商轉輸天下無食淡胡爲所異獨襄陽吁嗟乎利之所在民必趨食食便宜較錙銖嚴禁豈能斷根株何如改淮食路兩便之民食不缺課不虧於時變

通爲最宜不然減價敵私亦可爲

蕭掄詠古詩桓寬論鹽鐵一篇見政術門

官查鹽

陳偕燦

五日不食米合室忍啼飢十日不食鹽長官要楚笞長
官列鼎需調劑可憐無食鹽何需鹽何需長官怒卓隸
捉人聲似虎前來伏地悲哀訴鼠竄歸家典破袴破袴
雖典錢無餘買鹽銷票馳如飛鳴鑼喝道長官歸

新樂
府 挈鹽梟

銘 岳

高樹嶺何岩巖深巖幽洞潛魑魅中有羊腸甚危險往
往出沒通鹽梟千轉萬轉苦足滑十劬百劬爭肩挑手

國朝詩鐸

卷三

鹽筴

三

扶荆棘血淋漓目眩匪壁心驚搖年年偷販怯如鼠卡
將巡邏猛如虎大夥不成擒官畏梟拒捕小夥不放行
梟畏官用武可憐長跪將軍前欲懇先泣中心苦小人
一家仗鹽生小人一身任鹽賈昨朝買鹽光澤東今行
百里趨嶺中嶺中路僻居人少芒屨踏破飢腸空此鹽
餘利百錢耳上養爺孃下妻子將軍挈鹽民敢爭但惜
此鹽關生死鹽梟舌做官耳聾一夫奮怒千夫雄梟本
亡命那惜死手抽鹽杖輪如風將軍霹靂聲行空盤馬
射梟開寶弓一梟射到無梟敵白鹽滿地拋沙礫將軍
貪功軍氣驕兵士縛梟如縛苗歸來送縣自招覆上堂

招覆下堂哭一角丹書羽檄飛十梟五梟駢首戮吁嗟
乎高樹嶺嶺樹高時聞嶺下揮霜刀時聞樹中鬼夜號

鹽貴謠

道光
癸巳

夏之盛

東南樂郊數浙地比者炊珠復薪桂海王之國無美利
日用所需亦極貴

一解

秋冬雨絲絲多在月下弦小汛

不足官益煎遑冀臘滿贍一年市得餉鹽直百錢

二解

影影草屋風雨淒縱橫萬竈空東西滿既罄攬以泥其
味苦其色蠶

三解

昔苦私販多今并官販無販多窮民

尙有賴販無大賈亦就枯羣梟本游手散走歸萑苻

四解

物力窮民生蹙米價增昂鹺稅不足窮黎無食那論

味風雪城隅待賑粥六解

後紀
災詩鹽罷煎

曹憲馨

臘滷給三月伏滷給半年日多北風結鹹氣蒸海孺入
夏苦恆雨每在月下弦小汛不足官益煎鹽勦嚮直十
許錢今者百觔價十千匪惟價昂無購處霜雪漫天日
熬素

齷言二十首

謝元淮

夏書貢鹽絺管子正禹筴王海致富強權輿創霸術漢
置大農丞率益祖鹽鐵後世供邊儲度支此由出利權
操自上豪右息漁奪均輸摧漸增禁令網稍密輕重得

其宜遠近算無失千古會計才劉晏實英傑在宋端其

年輸粟聽轉達是爲召商始私販因竊發有元行引

蠲逋傳脫脫元史脫脫傳罷網運聽客商赴運司明

立開中通鑑綱目洪武三年立開中鹽法明商屯餉

卒綱目明初於各邊開中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缺馬中馬鹽明食志正統

三年甯夏邊軍餵馬請召商納馬上騏驎聚萬匹厥後

馬一匹與鹽一百引次馬八十引流弊深民困稅亦絀富哉天地藏豈能盡搜括

聖清隆百王薄征恤商賈法制有因革課程皆可數蠶

綱首兩淮藏富爲外府當其初盛時豈曰無小補提行

或偶聞兩淮鹽引遇本綱暢銷預提下綱引目接濟報名日提行乾隆戊子綱曾奏請提行已丑綱率

効亦間睹紈綺耀與儷驕奢習豪舉游塵白日昏至今
邢江滸

淮巖地最廣豫皖連楚西舳艦泊漢口白雪和沙泥水

商雜選至轉運踰山溪楚人苦食貴離賣猶居奇漢口鹽價

於定價外以平色爲增減每百金加一今日扳包價遇

點則獲利甚厚鹽貴時加至五十餘點漢口揆輸售賣

價平總商稟請委員赴漢明日整輪規日整輪弊在居

奇增價積壓後鹽不拘輸賣日散輸主於跌估高鹽復

價速售不利巨賈則請委員禁止小商私賣惡私販始乘之浮冒不自反乃欲嚴緝私外私縱可緝

何能填漏卮

朝廷定令申一皆本人情鹽律法獨重霸術難持平粟

菽與布帛百物咸通行惟鹽限疆界祇許商經營他人

不敢賣賣者得惡名嗟彼私梟子豈非蚩蚩氓貪利瞞

賦稅觸法應戕生咄爾大腹兒公私宜分明奈何恣來

帶百弊求奇贏

楚岸捆子包例重八斤四兩加每引漉耗十一斤攤入三百六十四斤內每包

六兩又有買硃六兩帶拐二兩西林硃另添二兩已重九斤餘是為包內之私此外尚有禮鹽帽子鹽多捆子

等弊從前漉耗之加惟五六兩月准行後因姦商弊混詭稱三時之鹽多捆在夏月朦混多帶而院司駁飭需

費亦重道光十年奏准常窮鱗挂密網漏此吞舟鯨年帶耗每年省費十餘萬

夾帶利雖厚猶難滿欲壑巨蠹侵庫藏厥謀乃更惡巧

借務本堂附庫司鎖鑰

務本堂為淮商辦公之所出入費用聚於此有堂商司其事後

忽附堂於庫改堂商為庫商而官帑遂隱歸商握矣

遂使度支金纍纍歸私橐預

納給印本抵對已駭愕

庫貯無項給商用空印手本不載引數花名聽於請運時酌量

銀數抵用初名趕納嗣易名預納後更創為減納謂但

納正項其餘欸一概從減又以錢糧額數不便言減變

名為緩納謂閒欸可從緩也手本盛行弊實百出後又

有所謂溢納因預納減納紛紜之際課欸未定其數虛

積遂謂之溢貼色貼平貼息忒其尅扣所給印本概准

抵對錢糧迨本綱不運又抵換下綱手本抵對一次則

一化為二抵對十懸墊資辦公虛名竟無著總商侵庫

次則一化為十

辦公為名詰所辦何公則運庫空如洗清查多偽託開

云商捐商用向不報銷也

應酬公務辛工賜中立豈無人春蠶反自縛

郵各欸均屬混冒

兩淮引稅額歲納百萬強

淮南北共行綱食鹽一百六十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引

計正課銀二百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兩

零又加雜項雜費百餘萬合三百餘萬兩 虧帑七千

萬毋乃太不良核計二十載一錢未輸將

道光十年清查兩淮庫欸

虧七千餘萬兩以每年三百萬計之是國家一公家
十餘年未收兩淮一錢而說者藉日報効謬也

置不問裘馬仍揚揚嗟此公家賦絲毫皆有常小民偶
逋欠鞭扑賣兒償官吏或挪借効治依典章獨蒙寬大
恩此輩焉足當所以林下客去官多爲商

淮北阻大河頗與淮南異磚池汲鹹潮監鹽出之曬運

道苦艱難引地復破碎淮北鹽河全資運河雙金厓啟
放方能浮送由板浦關至永豐

壩昇入包垣車運至周家莊渡黃而南又車運至老壩

上套河船剝至三壩易短楫入長河船入淮所擺馬掣

驗再入所前垣加油包北鹽舊以兩引併一引後節省

工費改爲三引併一引所掣額重一千九十二斤昇至

源河口上小剝船至烏沙河蓋已三易船矣另裝南河
大船運至清江浦由三壩三壩過洪澤湖進臨清口分
赴皖豫各口岸銷售其桃宿邳睢食鹽由永豐壩掣驗
不赴淮所其上河口岸由武家墩過壩入南河大船過

湖不由清江浦其廬屬及滁來等州縣從揚州出瓜州入江謂之江運不過洪湖各從地道之便以省運費

插水啟漕河捆運趁秋季

淮北一網之鹽俟秋月啟迢插後全運抵所謂之秋單迢

遙隔湖波輾轉勞剝致

由揚達所經五剝十損

浮費日以增商力

日以憊竈產商不收丁饑私愈熾課食兩虛懸日夜望

調劑

調劑非辨運瓜分還濟私

借款調劑先與南商關說按成瓜分

代納原謬

淮北課則名為淮南代納實皆懸欠不繳

借馬歸無時

北商辦運向借底馬錢糧運者絕少

一架七百包

北鹽以三百五十大包為一架商人減規費每架捆六百九十九包因滿七百則成

兩架故

輕重何能知

北鹽三引併一引包身重缺一云

待此濟

淡食豈復吹其疵

北商銷乏惟一二家勉力辦運不能深詰

招徠竟莫應

運羣推辭有若病膏育利緩藥難施又如值陷阱趨避
惟恐遲坐困無一策異議紛多歧

窮絕奇境豁特有濟艱才矯矯長沙公實能衆善該昔
年轉海漕雲帆越蓬萊水利浚淞泖運道通江淮叢脞

衆束手經畫獨恢恢總制筦禹筴

陶雲汀官保於道光十年九月授兩江總

督十一年春裁鹽政始以六省漕務隸總督

天衣妙剪裁黃鵠翔寥次千里

一徘徊燕雀無遠識羣聚翻驚猜

道光十載冬星使向揚州

兩淮疲敝命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來江會同總督

辦

芟夷翦荆棘澄清截衆流綱紀再整飭朝野抒謨謀
或言歸場竈就場稅可抽或言攤地丁河東法可求或

言仍舊制桑榆效可收其言皆甚辯時勢宜熟籌定議
輕成本岸費刪虛浮又議減賣價散輪無滯畱根窩罷
不用淮綱向有根窩無窩不能行鹽故凡立總辦運先
買根窩如田之有契行之有帖有窩之商按引納
硃紙銀報解戶部爲刷印引目紙張硃紅之費投收支
房核對花名引數撲截手本填寫硃單無窩者買單票
運統一網花名引數造冊謂之滾總每引窩價自水脚
入九錢至一兩五六錢不等新章減爲一錢二分
給從優江船水脚湖廣每引一兩一錢江西一兩六錢
零中路食鹽四錢至二錢不等船戶具領自向
家帳房門价至儀徵下河客及埠頭帶攬等人皆有使
費竟有不敷使用者船戶惟以夾帶私鹽獲利今皆照
例實憑社礫黠鼠撼樹驅蚍蜉百年鬻海弊沈疴庶有
瘳

寬猛濟威惠治術寓經常琴瑟音不調徽絃須改張淮

北拓做久凍餒驅跳梁節費毀二壩北商以五剝十損爲苦宮保空毀套

河三壩又掘武家墩十字河壩請運仍觀望疲茶知難

以省剝損而商捆仍屬寥寥淮南於清釐後稍有轉機惟淮北振決策當從長終無所濟於是決計改行票鹽在昔

魏甄琛其言簡且明溥茲山澤利惠我天地民前明於

兩浙僻遠設山商明史食貨志嘉靖中令山商每百斤納稅銀八分給之票使行於僻邑官

商不到國朝兼票引行之亦有疆兩江山東均有江

湖分暢滯斟酌畱食綱淮北綱鹽共行安徽河南四州縣今余江運入州縣暨湖

運暢岸十一州縣滯岸天長一縣仍合商辦外其安徽

之鳳陽懷遠鳳臺靈璧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

泗州盱眙五河河南之汝陽正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

確山息縣又食鹽口岸江蘇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

宿遷穎潁沐陽又例不銷引之海州安東飛章奏

共滯岸三十一州縣一律變通改行票鹽

天子措置何精詳

道光十二年五月具奏由運司刷印三聯票一為票根申送運司一為存

查雷存分司一為照票以給民販填注姓名籍貫引數

銷地聽販請票運售每引淨鹽四百斤每包一百斤每

引四包隨價六錢四分稅銀七錢二分經費五錢二分

計一兩入錢入分其後推廣場岸錢根復額每引一兩

五分一釐經費減為四錢鹽價減為六錢

通去二兩五分一釐捆工包索民販自備

於板浦場之西臨鹽太平埕中正場之花朶垣臨興場

之臨浦垣富安鹽共設五局委員駐扎稽查摺掣富安

後併於三卡布三方

又於海州之大伊山房山吳家

臨浦局

杜透漏民販運鹽出場過卡查驗包數斤重相符蓋戳

放行其餘關隘毋庸再查以免擾累房山卡後移蓋蓋

河水陸互稽考民販連舟航課稅大盈溢

五萬餘引

丁窳歌豐穰頓合斤鹵斤化為康衢康

峩峩雲臺山實惟古鬱州鹽田繞其下昔在海中流飛

徙自南岳神仙居上頭靈境依賢哲懷古心悠悠壬辰

四月夏胸海鳴入騶躬歷池井畔竈隱勤咨諏相度得

成算縱覽陟丹邱

官保到海州閱兵登雲臺山覽名勝

搏桑騰赤日海水

兼天浮旣登金牛頂遙望船石溝清風自東來麥隴青

油油此行關大計

官保周覽確竈票鹽之議始定

非徒紀勝遊

世俗習故常因循喜安宴忽聞有更張曉曉相構煽蜚

語遠播傳或虞激事變阻撓旣多端恫喝亦數見堅定

賴良臣勇決資邦彥

鄒公眉觀察錫澹奏調督辦

勸勦多俊才

委員冀州

判照與身先倡導劉貳尹琅孫參軍玉樹劉鏗尹璠張

蔚尹梓林馮參軍鼎祚程鏗尹松分理局務陳知事慶

恆姚參軍德恒蔡知事俊分管三卡王大令澄孫少府

豐分任巡緝劉少府晉幫辦青口場官莫嫌王汝錕海

州刺史伍家榕王用賓分司侯
鑄童濂先後經理賢勞均著

指揮各盡善創行事竟

成商民胥稱便曩爲謠詠者罔利還壟斷嗟此悠悠徒
何足知利鈍獨訝當世賢初亦持異論

慮始古爲難守成今非易惟茲票鹽法行之有十利其

一 國課盈輻輳額增倍其二民食充老弱知肉味其

三莠化良百斤許販賣

新章買鹽以十引爲一票惟食鹽一引起票海州贛榆百斤起

票以便民食

免於鬪與刑保全歲萬計

大小私梟皆爲票販既免官刑亦絕私鬪

疇丁鹽有售得錢時買醉兒女衣食豐此爲利之四其

五傭趁多游民力自食淮海竟冥然窮黎藉賜濟其六

貨流通貴賤不壅滯

推廣新章如票填州縣監壅銷滯准就地呈明轉運他岸融賣但不

得越出票鹽四

十二州縣之界

其七布大公眾利無內外其八免督銷

無復憂吏議

票鹽既行各州縣督銷處分咸豁免

其九苞苴稀官商少挾

制從來治亂間草澤盜名宇剽奪起鹽徒黃張畧可記
票法今通行永絕私梟害是謂利十全其利在萬世

東風雨初收溼烟散林杪路逢兩三人語音殊了了自言皆竈丁其一爲野老今春陰雨多池鹽未得掃前日場商來送錢催鹽早但有三日晴交垣豈能少往歲無人收池坍茆屋倒十家九逃亡凍餓形枯槁自從票鹽興竈戶人人飽誓不再賣私官收無煩擾回頭呼老翁幸遇總督好立法美且詳造福真不小翁家住東村相

近高公島大兒操漁船小兒販蒲草去秋洪水災一片

黍豆漂賴此票鹽功裝載場河繞

票鹽二十餘萬引計舟運水腳十餘萬緡

蒲包價更昂

蒲包向值十餘錢者驟增數倍

賣蒲買香稻斗米千餘錢

積資十口保

海州歲穀斗米千八九百文而境內安恬者賴票鹽之利

票商若雲屯

去來如飛鳥銀錢布無數傭僱到跛眇吾州百萬民籍活免流殍其餘語甚繁感悅爭頌禱

滯岸三十一一皆暢行暢岸轉成滯商運尙零星影

射潛侵灌

滯去暢留商猶不運惟藉運票鹽暗行浸灌

推廣息其爭

暢滯州縣壤地

相錯票販經行暢境官商輒執之以爲越界多訟案官保獨共奸復奏將暢岸十一州縣一律推廣行票商民歡慶爭四十二州縣本皆商所營

前行滯岸三十一州縣今推廣安徽之定

端始息

遼壽州霍邱六安霍山河南之信陽羅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等十一場岸共四十二州縣淮北惟畱江運入岸及天長一縣未改因其運不力票法爰改更自應隨衆販豈得

強兼并認課及認引邪說未可聽

猾狙見票鹽利厚妄觀壟斷乃朋認課認

引之說希圖

官督尙無益

前經委員督商捆運發給庫本竝令官運接濟皆無成效

此輩復何能奉行期永久惟在守章程

奉行或不能盡善難免流弊惟

當守定章程隨時補救

臨興有三曠僻在海一隅

臨興場之唐生興莊栢汪三曠遠隔青口不相連續相

距百餘里頗與內地殊東連郊莒界沿海屬贛榆運道

轉小海官商每踟躕

三曠運鹽須沿海舟運至臨浦方入場河

厥地盡舄鹵

掃鹽雪不如鹽多商不買私販乃爭趨食店三百引代

納名竟虛

贛榆設食鹽店一所歲銷三百引所借底醃馬從未繳納淮南代完雜款亦屬空談

切通男畧秋蟹兼春魚

青口爲醃切口岸春秋魚蟹二汛銷鹽千餘引憶昨來

胸浦草創立規模翩然請自試

余以三疴透私甚多恐礙大局乃請親往查勘

情形定議設局收稅令民販請票自赴竈戶買鹽

一葦尋方壺其夕泊青口茫

茫凌蒼梧明日歷疴竈徧詣煎丁廬開誠布忠信苦累

爲蠲除民竈大歡喜踴躍樂征輸經營事瑣屑

三疴情形各異

卽醃切名目甚多有春魚船孟河船復水船蟹船北洋南洋下閩另船鈎船網船鱒子旱另海蜇幫豬籃包自醃醬園歇家等名目請票

自十五引至一百斤不等土風悍且愚網羅致豪猾搜

捕清萑苻三疴次第服反側皆安居

唐生疴在青口南十里興莊疴在青

口北二十里柘汪疴在青口西北七十里皆巨梟出沒之區先於青口設總局旋於興莊柘汪各設分局收稅

遂同內五局一例渡江河

初議祇收食鹽醃切之稅後見內河可通遂招徠行票

舊增三十倍

上年行銷萬引三十倍於原額

今二百倍餘

本年引逾六萬且二百倍

於舊矣言利亦不易致富豈無書

泗上亂峯多洪湖藏奸宄連檣大編來探九衝沒起咫

尺成畏途待渡舟爭艤下令搜捕逃湖山重湔洗渠魁

法必誅

洪澤湖爲票鹽必經之地匪徒潛聚槍奪頻聞遠派文武員弁捕獲巨梟誅之湖路肅清

從改則已淮泗潳巨浸周遭數百里分防勢多歧專制

乃足恃移駐一軍來控御資料理

官保奏請將錢家集都司改爲內河水師

移駐老子山專緝湖盜

桴鼓不復驚鳴舫

洪湖小船名

競銜尾

利弊每相因市井尤叵測小疵不足糾大害須早革近

聞場局間居奇頗抑勒名爲廣場岸實併滯亦塞挾貨
遠方來買鹽竟難得垣廩堆如山皆云有主客試問客
何名詭姓示空冊求買故羈延傲睨肆挑剔意使諸民
販虧折無餘息裹足不復前把持乃獨益減費成本輕
運道又改闢票法借轉關盤踞混無迹場局氣若通官
且爲所惑自拙復自收浮帶誰能覈是宜掃陰霾震蕩
飛霹靂庶幾寬大政普被無阻隔

大臣任封疆公忠報 至尊小吏感知遇奔走劬劬勤

我生幸遭際識拔蒙陶甄所行多創舉所值多糾紛淮
南隨 星使亭場初歷巡

道光十年十一月奉委隨
星使福智查勘淮南通分司

所屬場竈繼住真州渡江船尤不馴十一年三月委赴儀徵編查江船實給水腳等

事淮北先一到再來益恂恂是年委查淮北情形十二年又奉調往勦辦票鹽

三月赴板浦議論猶紛紛七月來視其開闢披荆榛巡

洋登泰山遠出鶯遊門閩九月出洋巡哨登泰山柘汪送至鶯遊山察看海道

近荻水海口阿夜山名晝常昏約束遵號令扞蔽爲籬藩

柘汪三面俱接東境爲輸納既有則民情亦欣欣青口不設

局商不用場商鹽價徑給竈戶無把持中飽之弊又創

歸團挂號自稽晒掃之法令民販赴局挂號親往所派

團池協同團長局差稽查竈戶晒掃鹽歸公團每人一

號每號一百引十號爲一起齊心合力分團稽查俟團

鹽足數合計均分給票捆運鹽價六錢由局對衆給竈

不准尅扣亦不准民販私自給竈以杜暗中添價竈戶

透私民販公稟究辦民販一日不到此日之鹽不准攤

分三日不到卽將其號塗銷另補人自爲力場竈肅清

國朝詩鐸

卷三

鹽筴

三

鹽價拾收透私
把持諸弊悉除
獎敘切圖報豈復憂艱辛
念此粟鹽法
思欲垂千春
推之廣四海
一隅何足云
作詩備掌故
後世有遵循

錢法補

若無字錢

既鑄且翦錢乃無字任之不可禁之益置

商盤

盜鑄者寡盜銷者多作重既不宜作輕將奈何
鑄錢使之大翦錢使之小先鑄後翦之積邊不爲少千緡萬貫
堆市中制錢愈貴民愈窮
朝廷方下鼓鑄議何不去

采滇南銅

鉛錢

汪仲鈔

網利人何巧窮檐炭自吹輕尤鶩眼甚劣以鐵苗爲市
貨繁逾滯官刑久尙滋長沙有良策敢告水衡司

銀肥賤

海賦見明史暹羅傳今雲南呼海肥音巴

道光壬午

夏之盛

銀肥賤賤如土每餅易錢六百五久待力不能賤售心

彌苦買絲糴穀嗟無所

解一

朝持十餅售三四暮持十

餅售一二人心皇皇百貨滯

解二

鎔銀官開鑪羣肥如

妖趨果然市價回越吳但能除弊卽興利人人爭羨官

開鑪

三

乙未官鑄銀餅鈐以縣名

銀肥貴

道光丁酉以後

又

團團明月入手輕蠻姬笑靨意態盈凌躡銀母欺錢兒

一
解 始自閩越及江浙塵市東南徧攜挈其銀品上中

權之錢有七諸島私記字不一二
解 官昔燬之既弗能

以壬午
值賤故 官欲易之又弗行
乙未所鑄
又不行 變本加厲值益贏

錢千五百例足陌平準何日方持平
五
解

國朝詩鐸卷三終

鹽筴補

揚州歌寄王霞九侍御

湯儲璠

蒼鷹盤大野百鳥聲啾啾君坐烏臺上聽我歌揚州揚
州能媚人莫如鹽商巧揚州能殺人莫如鹽商狡媚人
醉顏醜鮑家金卷荷錦幃四十里珊瑚七尺柯栽栽大
官府紅旂當衢路鹽能令公喜亦能令公怒公喜猶可
過公怒當奈何前門進賄賂後堂聽笙歌歌聲猶未歇
炮臺飛霹靂火促點弓兵將軍夜擒賊擒賊來何方某
水某山莊但見負鹽人哭聲震道傍道旁私哽咽我行
堪歎息口渴不得漿腹饑不得食有鹽全家笑無鹽全

家泣八口望炊烟。一肩歸壓雪。惡溪流水鳴如聞。鉦鼓
聲深林燈火出。疑有烏槍兵。槍聲忽轟起。紛紛赴江水。
白骨已天涯。紅閨猶夢裏。同是江南民。貧富皆赤子。富
兒以鹽生。貧兒以鹽死。死者恨茫茫。冤魂思故鄉。官兵
不敢怨。只是恨鹽商。鹽商不賣私。私鹽無買處。賣私以
功。裏買私以罪。捕鹽商。爾何人。賊民今若此。誰知殺人
刀。藏在媚人裏。君坐烏臺上。風采天下聞。可憐南鄉子。
望歲還望君。我作揚州歌。思君心獨苦。鳴鳳在朝陽。北
風煩寄語。